

历史的珍贵遗产：南洋大学倡建启示

——为纪念陈六使逝世50周年而作(下)

文虎个人及故弟文豹名义，各捐建学生宿舍一座”（1954年1月15日函）；劳工如新加坡三轮车工友同业会主席庄庆水则称“去年（1953年）虽尽一华一元之义，从此不能默默无声，……兹由本会发函通告全体工友，谨订本年四月二十日为义踏之日”（1954年3月22日函）。

二度倡议获得新马各地华人社团、商会、总商会、教育界、政治人物、富商和工友等的热切回应，而劳动阶级和一般民众的支持，则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。陈六使对此深有体会，1954年3月22日在福建会馆致辞时便说：“彼等捐输为数虽然不多，但人数声势之浩大，终使反对者销声匿迹”。

陈六使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壮观景观，为世人津津乐道。华人各阶层怀抱共同理想，为子弟教育、为文化传承、为社会建设，出钱出力，交织成一幅激荡人心的经典画面，南大精神于焉而生。“那种勇于开拓、百折不挠的南大精神，值得后人追忆、景仰和学习”

（李显龙总理2005年8月29日在南洋理工大学举行建校5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华语演讲）。

然而，陈六使所谓的“声势浩大”是实况，“反对者销声匿迹”则不然。陈六使再度倡议后，反对声音即刻铺天盖地袭来。一些受英文教育者认为，创办华文大学将分散马来亚大学的财源和影响种族的团结，质疑师生的来

源和毕业生的出路。许多马来族群的政党和知识分子则以破坏种族和谐、将马来亚中国化为由，质疑倡议者对马来族群的尊重和对马来亚的忠诚。殖民地政府更不欢迎华人自办大学，因为这不符英国创办大学的标准，也担心华文大学成为共产党的温床。

陈六使面对接踵而来的反对议论，除了进行辩论和解说，也作出调适和进取。为了消除各方的疑虑，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华文大学的宗旨和目的。譬如他在1953年5月1日宣布的南洋大学三大宗旨之中，第一是协助当地政府，提高当地文化水准，第三即南洋大学不仅收容华侨子弟，各民族子弟入学亦深表欢迎。又如他在1953年5月6日的记者会上说：“余愿事先声明，凡是应聘南洋大学为教职工役者须无政治色彩，且于服务南大期间，不得作任何政治活动。而欲进入南洋大学求深造之学生亦然，必须专心于学术之研究，吸收有用之知识，贡献于社会人群。”

为了消除反对者的疑虑，华文大学的名称一而再地更动。1950年9月9日陈六使首度倡议时提

出：“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能办一中国大学……逾十年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，则为落伍。”两年多后，即1953年1月16日，他说：“吾人欲使马华永远存在，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，容纳每年在华校毕业之学生。”从此“马华大学”一词在他的演讲里和媒体中反复出现。直到1953年2月20日他给各当选筹委的信中，告知：“筹委会亦经召开首次会议，结果决定将大学正式命名为‘南洋大学’”。大学校名从去“中国”到去“马华”，再到选择“南洋”的变化，也折射了新马华人本土化的进程，从华侨转为华人的同时，决心与他族在本土上建设共同的家园。爱乡是爱国的第一步，而新马华人这第一步脚印，也嵌入云南园土壤之中。

在冷战初期东南亚反共反华的政治氛围里，意识形态、种族矛盾、语群分歧等相互纠结，使华人创办大学之路寸步难移。然而，陈六使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在民众支持下，克服了一道道难关，自办大学的计划，很快就从倡议进入实践阶段。仅1953年，已完成许多重要事项，包括选

址、命名、注册、建筑图样、动土典礼等。1954年10月，南大迎来了第一任校长林语堂，校史转入另一篇章。

为贫寒子弟开启深造之门

南大成功创办，为许许多多贫寒子弟开启了深造之门。这是陈六使想做的事，他说过：“就余个人之见解，将来之南大应是平民化之大学，一切收费力求减低，而尽量收容一般学子”（1954年2月25日在福建会馆的讲话）。南大创办之后，培养了大批“一般学子”，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各领域急需的人才。李显龙总理在南大建校50周年纪念仪式上，称赞南大毕业生在各自领域“为国家社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”，并“向所有参与建校的人士和团体致以万二分的谢意”。诚然，陈六使创办大学，给新兴国家遗留了一份厚重的礼物。

南大生永远感谢陈六使，永远铭记南大精神。在南大生心目中，陈六使已成为献身教育的典范人物，南大精神则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腾。

（作者是南洋大学第11届毕业生）

来源：联合早报
作者：李元瑾



知乎 @从新马泰看世界

南洋大学